天目先生集

天目先生集卷之九

吳興徐中行子與

七言律詩

山蜻道中大風簡劉督學

雄風遙自楚宮來絕域浮雲一日開西海乍驚神女過兩漢爭覩大鵬廻金沙鑄湧千江雪銅鼓聲喧萬壑雷授簡祇今誰可賦披襟宋玉在蘭臺

初入金馬關憇歸化寺

山闌高闕倚崗巒兜率西來此道場天竺青浮金馬色山茶紅奪火珠光驅車誰解塵容老隱几方知佛日長縱在寰中勞物役不如徼外禮空王

春日同三署諸公登太華山望昆明池

陰陰松柏隱香臺的的晴波萬頃迴僊掌遠從西徼出神池忽似上林開鏡中斜日搖金刹天外飛霞送酒盃共憶樓船曾賜宴新詩不數漢臣才

送按察張公還吳

十旬廉訪太匆匆萬里車輪易轉蓬爸乏鄭莊推長者不令張翰待秋風遲鄉自喜生還早畏路從教宦術工別後歸心那可奈煩君艤棹五湖東

程學憲遷貴陽大叅從蜀道歸省贈別

薦賢金馬滿公車賜履銅標竝客居莫謌周南淹太史總緣父老借相如波平巫峽堪廻棹花發潘園好御輿傾蓋幾時仍賦別浮雲萬里重

躊躇

大中丞汪玉卿自鄖臺移鎮武昌寄呈二

首

擁麾全楚　主恩寬總爲蒼生寵謝安日月兩

朝頻賜履風雲七澤此登壇江流横絶東南盡

衡嶽高臨翼軫寒却憶庾樓吟嘯夜誰從糸佐

杢清驩

鈞天一震洞庭陰虎兕崢嶸白雪林雲夢火明

秋校獵蘭臺風起晝披襟浮湘司馬才名大剛

府羊公惠愛深獨有夜郎羈客在武溪煙雨自悲吟

恭賀楚王殿下𩥇生二子

大國誰從見寶符武昌明月並懸弧秦庭不換連城璧梁苑空傳照乘珠帝子自應龍作友宫人齊唱鳳將雛合歡擬奏斯干頌郢調猶慚楚大夫

巴蜀董太守守雲南三年奉法不阿夙負清彊之譽計後凡四登除目不報竟擢河

東轉運使請以慰之

滇南計吏出長安彊項聲名與代看曾是股肱徼季布却因鹽鐵借桓寬帷褰益部星辰動帆渡黃河雨雪寒自信驊騮終遇合驅車休論太行難

夏日送郡陽羅大參汝符自滇南先期入

賀萬壽二首

五月南荒瘴癘偏雙旌冒暑入朝天樓船迴自三江下玉帛翻當萬國先近侍已賡玄鳥頌殊

方城奏白狼篇誰憐徼外孤臣在遙逐滇雲到
日邊

繡斧聲名八使前襜帷留滯百蠻天秖今萬里
呼嵩日還似三臺抗疏年龍袞新從黃屋覲文
星近傍紫薇懸爲言銅柱烽煙盡不用穿池習
戰船

送莫大叅子明自滇南遷閩憲兼呈何汝
肅中丞二首子明弟爲侍御

留滯昆明萬里餘除書欲盡下徵車自知拙宦

飛騰曉敢誚清朝記憶疎擾縈坐開滄海色餐霞仍傍武夷居共看南斗雙龍合始信延津事不虛

丁年建節下長安蜀棧滇雲路萬盤兄弟並工驄馬步清高偏稱惠文冠樓船秋擁風濤壯銅柱天留日月寒多少芳徽變蕭艾歲闌松柏古今難

送駱給事賜書還越

伎罷聯向玉關迴惜別重登萬里臺禹穴好探

金簡去滇池寧爲碧雞來盤江明月千山出衡嶽浮雲一日開漢室秖今饒雨露長沙况是賈生才

奉賀大中丞阮公平南詩二章

公望雲霄萬里看時危一借惠文冠折衝誰似戎機速舞羽遙知聖德寬父老再逢司馬檄西南新築武侯壇旋聞鐵甲緣崖亂落日蠻歌幾處驩

七旬來格果如期片檄強於百萬師風壤依然

堯日月冠裳不改漢威儀黃金入壁克軍實白雉乘春獻壽巵自昔羊公稱鎮靜至今峴首有遺思

大理李公邀同周陳二憲使讌三塔寺梅花園中

給苑春回玉樹高開尊忽似對江皋飛花寒映蒼山雪吹笛風生洱海濤真氣偶從天外合禪心聊向醉中逃一從杖履登三竺却恤重塵老二毛

雨中同陳僉憲看道旁奇石

道旁何意出崆峒冒雨貪奇興復同形類石鯨長吐霧神如金馬欲鳴風崙嵜小有三山色秀拔堪分五嶽雄設使女媧當日見千秋誰羨補天功

劉郡丞陳情乞歸

年踰慈闈思不禁中年濵海便仙簪共知此日陳情疏總是當年捧檄心展驥府僚才不盡舉轅父老望仍深巳聞漢詔旌賢母節孝雙垂著

作林

牂牁邵僉憲戶曹伯仲蔣禮部招游碧雲

洞

殊方何處有仙臺載酒仍逢曼倩才深登長寒
岻嶺雲驚濤不斷海門雷斗崖石迸蒼龍出東
壁天迎曉日開更道雙鳧天外至斜陽盃酒重
徘徊

立秋前一日林憲副邀登玄通寺高頂

孤城雨過鬱蒼蒼把酒憑高豁四荒平地山浮

青玉叅虛空塔湧白毫光比池落日來秋色北極飛雲是帝鄉去住秖今猶萬里還如蘇李在河梁

登岳陽樓

天敞平湖萬里臺秋高霞色照行盃三湘白日波間動七澤青山鏡裏開風靜仙人吹笛去月明神女弄珠來徘徊便擬休餐住俗吏慚非曼倩才

九月六日穆水部邀登蕪湖吉祥寺作

上方樓閣倚江開萬里帆檣破浪來正擬青山留對酒况逢黃菊好登臺斗問自合豐城氣白下誰同水部才九日未知何地醉因君撥轄重遲廻

登善權洞

萬松深處隱招提靈闕長開震澤西天册吳碑埋草樹雷書唐殿走虹霓地中飛瀑蛟龍出雲裏重樓日月迷莫怪關門來紫氣欲從石室問青泥

得史少尹錢塘書却寄

尺書曾向碧雞開憶爾重登金馬臺客散廣陵無絕調賦成招隱見清才潮生北固應相憶秋盡西湖且未迴忽報赤城霞色動知君早晚入天台

奉寄少師徐公

雲間樓閣鬱岧嶢靈氣巍然倚赤霄曰晝鴻猷扶九鼎眼看全盛到三朝山中宰相名逾大海内神仙手可招試閱滄桑應一笑鵾鵬天外自

逍遙

潘中丞漕河東歸賦二首

銜恩飜喜謝波濤坐使安仁變二毛投杼總知非　前意負薪誰不念臣勞千秋禹績眞難掩一日吳山轉自高余亦倦游思解紱五湖久已屬吾曹

平生嚴參興偏濃拄手齊東日觀峯治水鈎盤推禹績談天碣石讓詞宗中山謗篋寧勞問上國軍儲已藉供更道　明君仍側席滄洲猶恐

未從容

登涿州浮屠瞻望京邑有懷黎惟敬

憑闌絕頂渺天涯三輔青山掌上看寥廓浮雲開碣石鬱葱佳氣滿長安向期就日瞻龍袞便欲凌風借羽翰獨有詞臣清禁裏濡毫長得奉宸歡

春答立春日黎惟敬見懷之作

共憶綈袍驛舍寒招攜詞客賦春盤誰知天上雙星隔猶似滇南萬里看懸榻經年情轉劇迴

舟中夜與曾闕都門只尺猶如此何處平原十日驩

登岱

跌蕩天門日月開湖成川壁擁崔嵬河宗泰嶽翩西遶山拱神京自北迴黯淡春陰收碣石霏微佳氣接蓬萊更開玉女三漿在願上君王萬壽盃

東嶽崢嶸迥不羣中峯瑞靄更氤氳天門雲氣河流合日觀松晴海色分風起秦松常似雨氣

茂漢檢欲成雲千秋往事終銷歇猶說相如封
禪文
送觀察鄒公入　覲時長公進士佐試北
畿仲子計偕
廿年燕市酒人空君去談天碣石宮世業自傳
楊氏雀都人猶識鮑家驄明堂元會諸侯集淸
漢仙槎萬里通正值廣廷新聽履搖中雙璧有
誰同
呈司寇晉江黃公二首公初令長興余從

諸生受易門下

幾年端委大明宮四海蒼生屬望同開府三湘羊叔子講堂千載漢文翁正書欲盡觀風地社稷長懸捧日功開說　聖明思舊劍延津龍氣忽成虹

萬里春生綠野前兩朝誰似汝公賢共知神武抽簪日猶是平津奏對年地做仙臺卿月迴天迴帝座法星懸門牆最有侯芭少白首重來問太玄

荅范中丞徵夫九日見懷兼憶燕市游諸君二首

昔來九日罷登臨坐入三山動越吟少伯自高浮海興巨卿寧負結交心酒壚猶在河山邈隣笛重聞霜露深獨有鑑湖秋色好還期乘雪到山陰

至今閩粤羽書飛范蠡功成遂拂衣九日陶家秋色滿十年燕市酒人非青山遮莫酬黃菊白髮那堪對紫薇朋舊星稀君已見扁舟早晚季

鳳歸

送王鴻臚使閩還朝其先君被閩多得士

公門桃李徧天涯與客新聚白鼻騧島嶼煙中
供屬國衣冠海上半通家影纓百粵迴兵氣授
簡三山送彩霞更道遠游情不盡還期方外汎
仙槎

贈常德於太守二首

挂冠神武便歸耕推轂循良有大名借寇豈無
三伏闕報劉終自一陳情提戈忽見妖氛淨

桃猶今楚水淸經術季長元不淺叟據南郡滿
諸生

少年陳乞爲潘輿汝穎循良總未如譽起兼城
和氏璧功成一箭會連靑山多桂樹深招隱家
在桃源穩卜居自信丹砂堪世出不妨垂老混
樵漁

送叅知宋公調山東督漕一首時有海壇
之捷

捷書纔向未央開飛輓中原急異才百粤樓船

橫海出三江匆䆸蔽天來不須壁馬投河伯且
喚金焦送酒盃共道歌中傳瓠子狂瀾千里一
時廻

明卿遷大梁余閩省俱叅藩除目同日下
賦寄將明卿在夜郎而余頃亦自昆明內
徙

白髮薇垣改佩魚故人同日拜除書巳甘鎩翮
三朝裏敢謂雄飛萬里餘豐劒忽看騰澂水隋
珠終得照深渠相攜且進彈冠會莫向湘沅賦

卜居

寄題匡南宗侯來燕臺

漢室王孫鄴下才匡廬高倚讀書臺雄風忽自
披襟起燕氣遙從拄笏來池上芙蓉明槳榦圍
中脩竹覆銜盃相攜更有浮丘伯笙鶴翩翩江

上廻

寄壽許諫議二首

丹陽許邁世仙家暫入先朝凤翠華庭下彩衣
明玉樹雪中新酒照梅花山城落月仍投轄水

國春生欲放権念我會分金掌露懷君聊寄幔亭霞

自歸丘壑世頻移幽抱惟應靜者知執戟金門隨曼倩浮舟震澤伴鴟夷三朝青瑣人安在萬事滄洲酒一卮我亦倦游思脫屣煩君海上報安期

輓太醫令周一之

緋袍七十年分賫劒延陵擬贈君過䖍縣驚中黄子行邊獨拊大將軍神丹定自淮南得俠

氣何從燕市問史道遺孤能種櫝佇看經術起
青雲

紫雲館為史元秉題

先皇宸翰表清都潭上仙人跡有無自向煙霞
探玉笈何如仕宦執金吾赤城天外開雙闕匹
練窗前挂五湖從此東南來紫氣居然鍾阜接
蓬壺

送康裕卿還永嘉

朝看紫氣出燕關黃鵠翩翩不可扳婚嫁秖今

催白髮登臨何地不青山探書禹穴堪乘興采
藥天台足駐顏知我倦游思解綬春風攜手放
歌還

答李京兆子美

扁舟一繫漢江皐回首滇雲萬里勞酒伴偶從
燕市飲德星長傍帝城高風流仙令來鳧舄詞
賦名家有鳳毛開道鳴琴多暇日平生白雪好
誰操

送黃太史　川封唐潘

詞藻翩翩滿漢京青春奉使出承明遙將唐敘
桐圭往不爲梁園雪賦行四牡都門歌別識三
花大室逕前旌周爰總是輶軒事好釆民風慰
聖情

輓故臨淮僕射山李公

漢家飛將大名齊奕代風流邁隴西賜履至今
推呂望選賢誰復似邢奚輓曹萬里來芻粟提
劒三江靜鼓鼙何必天山高起塚路旁桃李自
成蹊

題宋封君勑誥重輝卷

四十褒封水部郎三朝三命累銀黃鹿門隱操齊龐德吳市淸風復孟光五子遞過攜寶劍一經世授出靑箱最離休沐頻歸省賜有黃金佐壽觴

答沈純甫比部

計吏明堂集股肱儒臣朝下鬱雲蒸中原鞭弭看乘蓋西省詞盟好代興帝座暫依星似客燕京高會酒如澠遊商贈我雙明月轉見寒光溢

五陵

贈關西王丈

少年曾奉武皇歡駿馬長纓意氣看與客故諳科斗字屬車先賜鵕鸃冠狂來郢曲青雲動老去吳鈎白日閒我亦拂衣來汎宅過逢莫厭五湖寬

若上送程太學還歙兼呈汪司馬

燕市相逢盃酒前苕溪重繫孝廉船稱詩北學無韓傅吾道東歸有鄭玄下榻清風生竹徑揮

毫涼雨過栁天懷人欲寄豐城劒永夜徘徊望斗邊

送梁右史之任荆藩

仙帆六月下瀟湘湯沐依然是帝鄉廉吏舊稱孫相國詞臣今傅楚襄王郢中白雪千秋見臺上雄風萬里長若道宗藩非得意馬卿何用客游梁

壽大司徒馬公詩二首

三山海色曉蒼蒼臘盡春回綠野堂六月但知

鵬善息九霄誰測鳳高翔推冠神武陶弘景擁
帳扶風馬季長明發遙開古太史卿雲高擎紫
薇傍
度支軍國漢庭勞武庫才名冠六曹四海蒼生
懷謝傅兩朝將母重山濤枕中紫氣來鴻寳庭
下春雲起鳳毛試看青門千載後風流誰並二
疏高

七夕寄懷滇南李侍御先生

懷人萬里重徘徊紫氣滇關鬱未開閶道前身

金粟佛論文當代碧雞才飛觴夜讌柳花開授
簡朝登艷雪臺此夕乘槎否所欲七襄安得報
章來 二姑寺有艷雪臺

黃別駕同李德華姚弘道兩生過看牡丹
分韻得神字

芳園忽憶洛川神上客過逢賞讌新一覲名花
無衆色始知絶世有佳人酡顏笑日疑酬酒仙
佩凌風不染塵解語總然嘲白髮揮毫且自鬪
陽春

庚申秋監王亮卿偕賓允則孫從周遊徃
顏洛山拜余先公之墓乘舟便還而李德
華乃爲下榻多瑞軒中則錢子良僩約禮
在焉因憶祖冬于德華雪月樓啓一讌集
眷焉于懷遂各分韻賦七言律一首余得
樓字
日落圖書四壁幽芳蘭叢桂尼淹留空山何意
酬徐劍明月還停訪戴舟露掌秋生遺伏枕彩
毫亂後賦登樓相逢豈厭淮南社知我當年巳

倦遊

秋日同王元美兄弟游顧司寇西郊別墅

分得山吹二字是日陪宴城居

歷虛參廊自雲閒翩翩傳回來此閒關斗下著書

深紫氣窗中飛瀑滿青山薜蘿秋老堪裁服松

柏年多好駐顏不是主人閒閣待高天日落詎

能還

城臨箬水路逶迤樓嵌天風兩岸吹招隱偶依

青桂樹銜杯猶憶白雲司秋高嵐翠沾衣袂日

午松陰翫酒巵總是陳思門下客遥期明月共追隨

冬日大司寇祁籛翁招讌大雅堂賦詩見示輙此奉和

中朝誰似顧長康好客頻開綠野堂節後黃花仍爛熳老來白雪更飛揚蚤開滄海烽煙盡轉覺青山日月長從此定盟叢桂社經秋已製芰荷裳

雪中陳庚老孫從周見訪即席賦此

病起梅開忽滿枝客來飛雪劇催詩停舟剡水
傳今日授簡梁園憶往時天遠交游空自老歲
闌盃酒幾相知卽看動有經年別莫恠苕溪解
纜遲

天目先生集卷之九　終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七言律詩

送張中丞肖甫還蜀

上書綠髮爲慈幃改席依然在舊綫漢殿豈應推轂少潘園翻喜奉輿歸自知吾黨青雲薄敢謂人間白雪稀故業五湖原不惡已將蘿薜製初衣

奉賀少師徐公元孫登第二首

象賢出自　帝王師遇合明良又一時似爲僉
滕思舊德爭看玉樹長新枝回天密語千秋見
定鼎深宮九廟知不信試看公輔後雲霄誰似
鳳毛奇
公家世業在文昌接武翩翩入建章兩見傳臚
雲五色一逢負扆日重光論功不盡河山遠食
報堪同帶礪長倘念先朝舊師傅德星仍聚紫
薇傍
萬曆三年春正五日司寇葵峰七十初度

敬賦二首

功成一疏臥隆中推轂頻年滿漢宮上几几
歌赤舄都門藹藹慕清風傳經關右逢楊震問
政平原得蓋公弟子平生關令尹長看紫氣滿
空同

冀開五葉歲方新桃薦三山復幾春一自素書
傳孺子久知黃石是天人蒼生轉切爲霖望眞
宰長扶報主身況是漢庭仍好老龍門爭喜御
蒲輪

客冬明卿自夜郎入　梁賦寄

一官遙自夜郎移道入黃河雨雪遲羈臣異方
過瘴癘賜環萬里荷恩私采花少室尋仙地授
簡梁園憶舊時鄴下秖今吳質在月明何客好
追隨

明卿入　梁奉寄濉甫宗正

當年解印去中原南徙偏銷萬里魂豈爲蒲桃
充使者翻緣叢桂憶王孫客來菟苑題新賦士
向夷門感舊恩鄴下故人星散盡好從李亘一

開尊

同宋大參邀方戶曹年兄靈山亭小集

廿年燕市邈山河千里誰能命駕過握手暮雲停睥睨開尊秋露滴松蘿倦游轉覺青山好感舊翻憐白髮多此日還如臨海嶠況逢和客有羊何

李生瑞徵石谷少尹之孫也其父既坳遠謁閩省賦此送之

負薪憔悴楚王孫三世通家僅爾存命駕每嘗

窮巷頻脫驂難報故人恩松楸寒食迷江口風雨綈袍贈海門來往幾年耆舊盡因君分手倍銷魂

陸憲副內弟吳生通軒岐家言余嘗館其家茲爲憲副送家至閩過別賦贈

憶從舞象識吳郎回首壁塗三十霜忽擁青油來檇李早傳丹訣自長桑歌當子夜年仍少夢破丁年鬢已蒼舊館荒涼那可問一尊且醉幔亭傍

為嶺南周朝亮朝案二明府壽其貞母勞孺人

此堂先壁藥冰清掌上雙珠合浦生自爾斷機窮萬卷居然製錦照連城五雲遮見仙鳧起列宿長依婺女明更問平反同侍母兩邦父老競逢迎

僉憲石公以平南功進少參寄賀

崇朝五嶺淨妖氛緩帶春風自不羣銅柱秖今題馬援長纓何必借終軍元戎幕府行休戰

天子明堂坐策勳多少登壇文武士功成談笑有如君

讀宋參知趙甘觀察江樓十六景詩病未及和先賦此寄之

推冠東嶽歲頻移池草西曹幾故知池上一篇高白傳斕川諸詠敵王維滄洲明月過漁笛列嶽飛霞對酒卮舊業五湖差不惡扁舟直擬拂衣違

九曲泛舟二首

振衣秋色起嵯峨散盡千崖一棹過峯落鏡中

開洞府槎浮樹杪出天河境遺五嶽登封暁海

接三山秘檢多他日掛冠如此地扣舷處處好

高歌

扁舟載酒任逶迤路轉峯迴面面奇絕壑作疑

塵世隔澄潭更與暮秋宜風吹簫管千山應溪

挂藤蘿百尺垂十載武夷饒撫掌攀帷三過一

題詩

崇安朱明府邀宿天游

檻外三峯列翠屏武夷絶頂此明庭溪通銀漢
星辰濕山倚高天日月停尚有殘霞垂碧落忽
看孤隼破青冥若非關尹占眞氣誰信東方是
歲星

自廣川夜飲別道函垂二十年矣辱以不
佞覽揆枉問感謝

雙旌一自廣川違回首中原歲月非蹭蹬三朝
頹駟老驅馳萬里仲升歸雲深太室堪高臥秋
到東湖擬拂衣同是欲栖緱嶺鶴何年重向洛

濵飛

寄答明卿

憶自紅顔闕下逢飄零身世笑孤蹤頭顱漸過陶弘景官秩仍逾邴曼容一日星辰分五嶽十年風雨滯雙龍吾衰久謝巖廊夢握手浮雲萬事慵

王元美開府鄖襄五十初度

韶年絶學起句吳五十班聯上大夫寡過自師蘧伯玉匡時會說管夷吾三臺驄馬雲霄出千

載詞盟日月扶别在衛山藏不盡騾看紙價貴
三都

席上送李文仲還吳興

三年臥閣少逢迎倒屣偏令四座驚海內自余
爲傲吏里中誰復問狂生樽盃立就三山賦躡
蹻遙從五嶽行掩裏雙珠堪贈汝攜歸明月滿
蕪城

寄答元美

鄴下諸賢强半存當家兄弟誼仍敦序年獨愧

荷卿老知己誰同絕叔恩共取五湖供洛社已開三徑傍吳門峴山詩句曾相許讓我甯筵第一尊元美題峴山有遐應四十餘年後明詩堂中第二人之句

元美自鄖臺拜召京廷尉賦贈

歲晚江南落日孤樓船千里到姑蘇殿中結襪張廷尉臺上披襟宋大夫王氣忽高玄武署鉛大猶振洞庭湖著成萬卷才難盡賈勇斐然賦兩都

答敬美壽余之作

三朔舊侶漸凋零五十春聞起一經已道滄桑成惝恍獨存河嶽見英靈仲升旅髩會無黑子敬寒氈尚自青不是弟兄勞問訊塵中誰識少微星

敬美以尚寶使關中遂擢豫章少叅賦寄

絕傳是使發春明忽報江漭借大名紫氣函關會未別青山縣閣又相迎何妨尚璽三台出自喜乘鞭五嶽行從此雙龍堪比翼延津本自接豐城

恭題中丞潘子良眺山讀書堂

梛惟臺高插斗墟安仁賦就興何如浮游且放鷁夷棹疏鑿胥傳禹穴書莫怪客星辭帝座從來仙侶好樓居明朝結社孤城畔不忝青山兩鹿車

贈陳廷器有序

廷器名良弼閩清人也以太學生需選公車值　世廟南巡抗疏諫止下　詔獄除名以余所聞薦紳訂朝政而太學

生乎慕其風未聞有首倡危言者也河
西廣成東都之諫雖亦以巡幸乎然皆
天子貴近臣非諸生列也漢劉唐何蕃宋
陳東于茲而四矣余私心慕之遂賦以

賦

千官扈從漢江行展禮山陵自　聖情總爲扣
閽危萬乘都敎止輦讓諸生精神不爲雷霆折
肝膽仍逢日月明　世廟諫臣微欲盡客星猶
復卧孤城

再泛九曲遂登天游峯

斗壁雙開澗道幽重攜賦客泛清秋平移巒頂千峯立倒瀉銀河九折流玉女飛來霞作障仙人臥處石爲樓翩翩思覽天游盡更躡虹梯到上頭

送參知楊公訒大梁并简吳明卿楊吳俱楚人

登壇滄海已無波此去中原借寇何萬里戈船歸百粵九關刍粟轉三河春生嵩少看花駐雪滿梁園載酒過獨停祇今吳質在相逢好和郢

中歌

謁宗子相祠

一出淮陽起大名驂沉滄海氣難平精靈豈爲三山出詞賦寧忘五子盟不盡風雷藏劍浦有時煙雨夢蕪城平生竹素還誰託祠下年年蕙草生

九日登松風樓感懷宗子相

炎徼寒遲菊未開漫因九日一銜杯松濤忽逐秋風起鶺鴒遙迎落照來海繞三山連郢睨天

空齋里見樓臺憑闌獨憶登高侶城角婁清轉
自哀

賀中丞劉公平汾寇詩二首

明堂授鉞自元年萬里身都將相權但見幄中
談俎豆那知天上山樓船　主恩特進三臺秩
兵氣全銷百粵天叠後更頻充國駐直從瀨海
起屯田

十年閩越羽書飛兩省論兵有是非環慶千羣
俘馘盡將軍五道凱歌歸折衝秘略傳黃石借

劒高名在瑣闈環海無波仰騎息中興　天子

坐垂衣

漆僉憲以中秘士授御史旋擢閩憲入賀

萬壽時有海壖呂宋兩捷

鬱蔥佳氣滿蓬萊留滯周南太史才獻壽何成

金鑑纔賦詩懸滿柏梁臺風清輦路花驄入日

照天池彩鳳來正值樓船通奏凱鐃歌併上萬

年杯

四明李太僕孝亷由浙江僉使防閩府判

公還　朝賦贈

十年曾約武夷游一夕遙乘剡水舟南國風流爭衙李中朝老猶獨依劉開尊海月三山出飛檄風煙萬里收明到金臺如見訊莫言道路有騅騮

萬曆三年連江黃先生蓋九十二歲矣三月六日其初度也中行仁者年從游邑膠垂老再謁梓里檄賦進觴云

幔亭霞滿讀書臺猶似春風絳帳開六瀣龍飛

安帝力三逢桃熟見仙才大夫濟上傳經至令尹闢門望氣來關下舊分雙掌露花前併入萬年盃

送臨安守昌公致政還閩有序

公自佐吳興而守滇之臨安當督府任兵公獨否否慨為所中當事者附之屬大計太守持公吳興有善狀何至臨安云爾當事不為白竟不得免焉余為同年舊歷滇藩知臨安子民之誦其循吳

興也且獲商雅之喜即歸閩足以慰藉矣

臥轍滇池父老情擲錢若水至今清亦知太宰明難掩無奈孫臣謗易成彈射詎能汚白璧止戈本自爲蒼生請君試讀于公傳誰似高門駟馬盈

壽曾少參陽白

懸車薇省未言遲江上雨蓀結佩時賜有黃金堪佐酒里稱白雪好栽詩朝從衡嶽看南極春

過高陽倒接䍦漢詔秖今徵舊德雲霞向與鹿門期

送都督俞公赴召京師

冉成京觀不言功持節須臾詔漢宮鐵騎何曾與醉尉　單是化自夢非能投鞭大洮交南盡借箸甘泉漠北空此處曾平塞獻策論兵魏相正君中

豫章葵比部數枉騎相過惠示佳什意甚勤厚賦此謝之

三朝捕宦好誰如一日論交白首餘孺子何慚高士榻中郎寧少典人書客星萬里來天上劍氣千秋合斗墟莫怪雲霞詩卷滿君家原自傍匡廬

沈紱州自嶺南令兄寄至是賦答之

傳書嶺海日相望握手燕臺喜欲狂自許風謠齊構李更聞詞賦擅長楊浮雲不改西山色紫氣長懸北斗傍同舍故人星散盡白頭猶說舊為郎

春日歐楨伯同劉仲修沈純甫劉子大史元秉康裕卿朱汝修邀黎惟敬及余集李惟寅宅得袍字

薊門春酒濕葡萄燕市相逢氣轉豪出入金門雙彩筆驅馳滄海一綈袍稱詩總是千秋事入計何知萬里勞東觀西秦俱舊履漢宮休訝客星高

春日方允治李于美招余同歐楨伯黎惟敬集城西廣慧寺得無字

吳許祇園舊酒壚十年蹤跡恨江湖舊時人盡起
盟仍在計史重來與未孤僧假且教供自有春
光漸喜到離無不知休沐發臨川曾憶舊前傳
借無

上巳惟徵遊余南還因憶壬戌是日諸君
華園賦詩遊余守汝南迄今二紀星散且
盡憮然興懷口占書之

馬前春色太蕭條望裏華園勝事饒攜手河梁
推二子倚歌擲市更三朝花開上巳猶相似客

散中原不可招回首故鄉殊不遠五湖深計有

漁樵

入計會秘書黎惟敬自南海至

自君海上卧青山東觀風流不可攀劍氣夜看
南斗合金門朝見歲星還中原萬里周旋地華
髮三朝侍從班舊侶秪今歸欲盡寧辭擊筑醉

燕關

次都門戲簡歐楨伯

都門匹馬入門交驄卧金綈袍雪色寒下榻久知

延禧于嚴城寧爲謝儒官客星帝座如相傍明月高齋只自看安得元宵仍弛禁開尊燒燭坐更闌

元日入朝邂逅歐楨伯

奕奕天門旭日升明堂羣吏盡延登廷中入對慚黃霸殿上橫經讓戴憑寒色作高金掌露春風初解玉河冰退朝共賦西山雪猶是江濤壓廣陵

楨伯惟敬月夜過飲

廿載風塵一聚鄭五陵意氣竟誰看但逢燕市蒲萄酒何似江都苜蓿盤彩筆一揮春雪色明珠雙照夜光寒倚歌忽憶荊高會未數平原十日驩

雪中方允治歐楨伯李于美載酒郊餞賦別

西山雪色照斜曛授簡離筵得數君明月作疑南海至星使忽自穎川分漢京玉樹寒相倚郢中陽春調不羣明到欲將雙劍報豐城紫氣坐

氤氳

過維揚周幷兄邀余泛舟南郭登覽

水國清和爽興時同人載酒復如期池臺倒映千蒔動檻樹平臨四望宜洛苑名花春後放廣陵蠱舞雨中移吳歛自有周郎顧不恨佳人度曲遲

計後南還詣崑會元美廷尉旋赴豫章賦別

艤棹滄洲問卜居揚帆西下復何如故人雲臥

三江上計吏歸回萬里餘總為青山憐去住相看白髮感居諸尊前娓娓情難盡不待秋鴻數寄書

將赴豫章江上逢胡太史

何年供奉下蓬萊話舊嚴陵江上來望氣豐城余乍入探奇禹穴爾重來片言難盡山陰興六月真逢河朔盃漫坐天風堪共賦孤帆斜日共徘徊

吳明卿自梁罷歸賦寄

前席長沙定有無忽聞季布罷西都梁園頓覺詞人盡燕市翻驚酒伴孤海內我寧爲碩果山中君莫賦離燕江潭漁父何勞避幾度滄浪識左徒

丁丑入都門適戚將軍餉酒歐楨伯郭建初在坐

緇衣猶自戀綈袍華髮堪憐計吏勞太學先生分背循元戎使者餉衛討經傳六館才華盡賦就三都與博家君是郭家譜故事金臺千人爲

七言排律

黃河道中別吳生

賦別河梁思不禁愀然斜日黲春陰艱危未盡
秦庭哭放逐仍同楚澤吟風雨北來三輔暗雲
霞南入九江深窮途豈礙垂天翮散地偏增玩
世心知己千秋高白雪論交四海失黃金相期
後會從藜杖祇恐名山也陸沉

賦得貞石贈雲間吳比部十一韻

何來片石挺孤標闘盡滄桑不動搖五嶽發中
爭峨嵲九峯江上謾君堯補天已就千秋色降
海會回萬里潮恭置星辰分碧落鏡懸日月遞
青霄甘嬰楚刖明投璧恥受秦鞭幻作橋古冶
自堪成鐵劒他山猶可治瓊瑤芙蓉獨秀誰爭
麗松栢相依也後凋漱齒清風高百代彌膚霖
雨徧崇朝論交萬變心難轉比介三分勢不撓
承柱明堂綿玉曆支機青漢排冰綃奇聲賦擲
天台動王氣書探禹穴遙看樂正逢吳季札稱

將擊楫和虞韶

奉送大宰楊公西還十九韻

跌蕩天門旭日升縱横龍變與雲蒸時才五鹿名猶籍世業三纏兆有憑啓事朝濡雙掌露齋心爽映九河冰節宣北斗天喉舌總領文昌帝股肱抗議外庭推汲黯延賓東閤謝孫弘兩朝恩 聖趣丹禁廿世臨戎老自登魚水明良方遇合滄桑歲月忽因仍挂冠鄉衍飛霜市迴駁文王避雨陵家得箏歌明謝傳傲從劍字問

韓稜傾城供帳青霄滿入晉河山紫氣增頑命
詎能忘玉几流言應自感金縢萬邦黎庶思重
起九廟神靈在中興田里本非
明主意風雷
行見詔書徵仰看麒閣圖充國會向龍門御李
膺顧盼一朝投自璧蹉跎千里附青蠅匏瓜久
繫翻相笑碩果猶存敢自矜拂袖五噫辭漢闕
抽毫七發愧枚乘出爲小草元無益積似前薪
任見陵誰復黃金收駿骨且將華髮寄魚罾

奉寄淸源鄭山人十韻

聊城一別歲頻徂海北天南悵望孤入趙荀卿稱祭酒如邛卓氏擅當壚林中爽氣生談麈上狂歌聲唾壺自度新聲調樂府偶從奇計借兵符他鄉尺素來千里舊業扁舟傍五湖不盡壯心驚老驥欲傳玄草屬童烏買餘轉覺揮毫健濟勝寧煩賜杖扶寥廓久知身是客飄零惟與酒為徒一官愧我同雞肋萬事輸君得鳳雛叟道臥游情不淺因風遙寄武夷圖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 終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二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序

送劉大夫秉卿守常德序

往父老云先歸安令安菴劉公之賢也旣已私心異之又聞其後多賢豪長者願亟見之亡繇也久之始得從劉大夫秉卿游司寇署中驩然自恨晚大夫安菴公之孫也大夫法律在司寇有餘而經術文雅習國家大體不欲繁苛巧詆

蓋庶幾廉廉德禮長者之風矣以故吏數司寇

咸喜郎得人云嘉靖辛丑會當遣秋官郎按洗

諸道獄而黔中遠尤重乃屬大夫曰獄一也然

內地即不當得遂達黔中荒服萬里外雖甚冤

抑能上聞哉乃晝夜竭聰明反覆校爰書無疑

端乃已於是侏儷椎結之衆莫不從縲桎中叩

首

天子大恩而咿咿嚮風矣十二軍帥某亡賴捕

盜賊邀軍功賞乃踪捕株連繫司寇獄也他背

郎徵得狀大司馬輒移書謝譲於是請吏曹屬大夫鞫則大司馬猶絮責也大夫曰法本人情爲也乃以微文入何易哉其首者僅論城旦餘並得末減大夫爲郎垂十年更起大小之獄亡慮數千百章其敬慎哀矜類如此好劉君者謂當右秩遷矣乃令領一郡又楚遠郡大夫得無薄之邪余曰不然是乃所以重劉君也子不覩於天下之勢哉常德固武陵地左洞庭右五溪扼巴巫據夾會荊楚之樞而咽喉之地也其俗

君子秉禮義媚文辭固斌斌然著天下小人皆嫉薄義又五方雜居輕悍易動非久安長治之國也日者嘗傾全楚之力以踣有苗矣瘡痍甫定而北虜橫起宜興幾乏大司農乃遣使者嚴督江南諸道逋賦殆竭澤矣而島夷劘吳會當事之臣復徵巴蜀兵揭竿而武陵其衝也芻糒不適則憤興敢桀浚脂沫以奉戰士又恐因緣秧變也武陵固亟寄故且世之以難告大夫者大要謂同姓諸侯王南面而孤與王國官吏共

奉與貲難繼也鄉傳絡繹朝夼而夕馳拖牘連
告夫易縷舉也而不知夫此特其標末耳乃若
墉堅而濬深實甲庾積知任緩急矣猶未究其
委也至於臟之間閻之間而用之樽俎之上所
謂脩於不見跡者又非漸進銳意操切者可庶
幾也銓曹以劉君往其意固遠哉余嘗怪史遷
氏述郅都張湯輩任耳目鈎距中人之陰若鬼
神固赫然愉快也至著循吏傳獨舉孫叔敖數
人叔敖固楚之令尹也其罷市令華庳車勸樵

乘政若揃矣而國之所賴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大夫亦知仲氏致卿君之所以治檇李者乎烏夷蠶食且盡而千里無半菽即父母不能有其子矣致卿君卒然調發而子弟操殳父兄糗糒無不爭先爲太守出死力者非有他法行也君盡衽席其民而湯沐之令元氣先神乘而固則悖龐鶩厚色澤盎如前所謂標與本者無不隨至與矣即先楚相所爲亦何加焉余又聞君之先多起自郡縣吏即無不尸祝者至於楚又

君之曾大父與大父兄弟之履在焉明德遠矣楚人固日夜望君至也君姑亦式廓先世之澤以求甘棠之思則余與二三君子亦藉有寵光哉

送比部萬章甫先生擢雲南兵備副使序

始余為司寇郎章甫舍中也則章甫以讞獄之楚矣日李于鱗與舍居輒抵掌論天下士未有失也至推第同舍郎則亹亹章甫云章甫初治他曹年甚少數更起大獄往山東寇挾左道亂

黔首輒操潢池兵徐市閭洶洶矣直指使既督誅酋首其黨黠者乃縶司寇獄也章甫訊之獄且具而中貴人啖禦人貨數危言屬章甫中貴人要能奇中人章甫不顧曰余不佞屬司寇乃縱大寇哉置諸理又親禁垣至橫厲身禽獸行惡其子誣以不孝坐章甫微得狀當反而大司寇吏銜刻請且目攝章甫竟持法不易也于鱗言僅此已心異之及章甫還自楚與余善若素間言楚中囚猶銜山嶽株連者蓋數十人更數

棨益牽長不得反及覆視爰書郎何異市虎而
縣道官猶堅不欲出然竟出也則章甫楚中耶
又多類于鯑言矣章甫爲人廉辯嗇斤斤自好
者其法律在司寇有餘而持論務大體不欲阿
當世故當世亦莫能援芘之然愈益自奮會有
不足意輒語余曰嗟乎士業已倍親而仕當激
昂坐雲臺爲
主上効一二不則從傳介子班仲升立功異域
姓名竹帛間安能鬱鬱俛仰局促事刀筆爲也

於是章兩郎司寇垂十年嘗遷數矣久之以雲南兵備副使往章南才不中州乎乃竟炎徼外且萬里也雖然今而得竟如夙所語幸甚夫雲南古滇中地沃野蓋數千里而形勝埒中州亡論金錫珠璣孔翠犀象賨幏火毳之賦輸積內府即山川要害內拱巴渝楚越而外控交趾吐番蠢蠻猓然一重鎮也然蠻夷雜居習桴鼓相仇殺數爲邊徼難又比虜等耳昔王然于風諭滇王入朝而諸夷以同姓相仗不聽已而僭伏內

屬用戈船下瀨將軍力也武侯定南中乃因其
率用之不留兵不署吏者豈智不及哉勢則然
矣　明典
高皇帝令傅將軍擊走梁王復令沐將軍世塡
撫之役恐稍稍驚不任兵乃更設外臺臣分其
地各取便宜從事一有沮格卽假柱後惠文彈
治威服之意甚遠也往歲麗川沅江爲剽戾敢
桀乃亡異呂嘉蒼梧王縣道官不勝憤以兵臨
之猶在犯侵轢雖軍鋒之冠如韓千秋者亦勇

言所施何邪臺臣某某選耎庸愚言能先事經略逆折未萌復徼倖嘗敵以損國威重亦積漸然也彼雖侏儒蠢獷其視利害禍福明矣信能大畏荒裔之志而制其命何至是哉夫兵刑屬也漢郅都一健吏守鴈門匈奴終其身不敢近假明允如咎繇而蠻夷猾夏又何誒聽爲郎有以竟漁郎署時事風蠻夷且喝喝然望風馳義突夫傅介子班仲升借

天子威靈區區用小武奚足齒竟甫也竟甫其

思余言。

送左使陳公乞歸錢塘序

陳公將致位客留行者言不得其職則去失時則去有故則去功成則去老則去公起家縣令爲尚書郎歷方岳諸職未嘗有所失曩者二十年僅循資而轉耳乃今五歲遷者五非得時者哉蓋巖廊避位以儀公久矣輒有去志其故何也夫以公之重雖所至誦功尚未畢公卿之業胡爲中道而棄之矧當臨雍拜老之 朝引年

起者未艾年未六十其可稅駕乎公曰否否敬謝客矣雖中丞御史不能强挽之也尋自上書略云臣家錢塘去滇將萬里先年月暑奔走冀樹尺寸功答明時萬一不幸犬馬病作奉職亡狀塡炎荒溝壑無益故敢乞骸骨歸老書下相國相國公同年進士知公雅志遂所請焉去之日萬姓遮道而泣弟子員曰滇昔南宮登第歲一二人而已自公視學旣躬倡以道術其經義高等議論條對及書法不稱必程督之兼通乃

授之廩故爭切劘文藝比歲登者十人與中原埒公之教也父老輩曰公參藩政已孳孳務民和去而見思不置爲左右使益畢厥心米鹽靡密精力不遺受計出記罔不中其利病采金貢象之類皆所上便宜而能夷屬咸得息有公之賜多矣鄉士大夫曰公先後八年于茲禮士大夫廩廩如一日爲寢藩鎮之謀而匡之以禮有功社稷不在汲長孺下尤於要害爲保障計遷郡邑復將府築城郭增關砦道路置郵無不繕

治武侯相蜀不勞於此此矣且也其勞莫甚水洞引龍泉而通橫山鑿石三十里許可溉四萬五千餘畝自治滇明年經始之六閱月請告不忍亟去者逾觀厥成耳茲歷三年所垂成而去之如此水何顧且信宿公潸然踟躕忽報水洞穿矣萬姓驩呼既而復泣曰是役之艱毋論離碓即龍門伊闕視此何如哉賴公之誠每旦必禱明神恤之仰少休矣既不能留其謀祠之橫山祝公加餐幸再填撫于滇焉去而得民若此有

滇所未嘗覯者也公行且留言別余而尊稱爲
余友余豈其人也哉公弱冠掄魁典禮主客視
學兩浙多聞可知已所與當路譽謗有烈士
風論交傾悃愊必效藥石言其直諒尤時所難
云嗟夫茲公所以去而非客所知也夫和而不
易其介柳下惠至于三黜仲山甫之補袞闕亦
必周明哲之圖直道之難自古然矣公爲遠臣
弗聞遺于中朝故困以見擢而聞望益重
聖明更始首薦而起躋之方岳詎敢懈于夙夜

哉然進退有經惟公達其權為龍為蛇與道卷舒不至三黜以全主上之恩如麟如鳳抱德遠引保于明哲以見治世之盛識觀于越泛蠡巖陵既邈高風幾於無聞公其翩翩而與者乎余家太湖之西去錢塘一水耳公歸余招難于其別矣

送鄭公叅南越藩政序

閩越之有監司蓋一紀于茲矣辛壬癸甲則有鄭公公出巴蜀君金陵為郎署入彭蠡守瑞州

控長江之口。備兵于大倉。遼海而輯閩越。今粲南越潘政。東南便宜。知至熟也。客有熟越人。爲南其難易之故。南人曰。自趙佗所有甌駱役屬萬餘里。與師十萬。踰年乃平。亡諸之屬。師未至輙能徙之于江淮。其地爲虛。兩越難易大較然也。日者島夷入關。猖獗不過十年。嶺南貪亂至今未珥。如牛體髀非斧斤不解。鼓刀而奏。芒刃必頓。且缺且折。已事可鑑已。故莫難于南越。非鄧公孰能領此。蓋主爵甚之審矣。閩人曰。昔閩

人孔亟一窠之于國醫藥具而良且在腠理可治今則隱于血脉腸胃醫藥何有自謂亡恙加以不宿誠益難矣故談軍者談何容易哉夫憋隸久亂倦戰而蘇既脫湯火則厭兵革官吏恬愒武節不張語不以治將渫而彼以為過計稍振之則動搖是直為此廩廩耳其難一簡師縮餉而指麾于名將第臥護之何必孫武穰苴若非于玉而代于文非韓信而敺市人且不宿飽將何以戰其難二島夷犯境內如隼在墉雖去

來有時善其後不中矣南越之寇往歲嘗入彭湖據三十六島於琉球尾閭之區逐而遠之是虎逸而歸之柙也其難三君子其間不忼不絿借箸而籌折筳以使部署調度諸將莫不如命或覘學而理俎豆或折獄而讞囹圄蓋易易然惟公優之矣今之南越視昔閩疾不殊公雖未往如華禁方者能視垣一方人何難之有嚮公為畫地所限故寇雖逝而未滅茲不聞風而散則詣壘而降即使負固能當一鼓哉故在閩越

則閩越重在南越則南越重矧有會師之命公叅兩越之交以左右援則相仗為重焉南人得公亦閩人幸也余曰固然公之習兵猶扁鵲也邯鄲為婦人醫雒陽為老人醫咸陽為小兒醫各隨俗而變耳公為郎工信度為守賦稱平治兵猶尚權變閩人以此筴彼非矣庖丁解牛每至於族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止行遲動刃甚微豈必髋髀而以為難乎公戰彭湖所條攻剿之略為慮已甚深遠茲豈南人所知哉客謝曰

越人固陋幸大夫之言如逖長桑君而飲上池之水謋然而解游志善刀之時也余曰嗟乎有是哉惟鄧公爲然承諸大夫命爰載書以祖公行

送梁大夫叅議貴州序

大夫昔爲令當閩漳南邊境山海寇所出入最盤錯難治矣平猾獷于極嶺佐莫府夷其巢穴又大其戰艦逐之於交趾莫府上狀詔安當閫用武之邑臣士楚甚有功能宜超遷監司大夫

庶幾緩急可使。制下以憂去，起而居故治。以司團練團練之設，閩自大夫始，昔監漳南司有二人焉，重以大夫勢若鼎立，或言令制百里，得額為保障計，毋失莫府期，輙奏功不難，今方面誠尊重，而兵分于各道，匪長子帥師，一國三公之謂，何慨掠失不暇，何成功之敢知，不佞竊觀大夫隨所試而輙效，往歲林道乾寇彭湖游上，騷然獨部下完，蓋審畫至熟，而功能益著，閩中保障凡多賴焉。茲當報政之期，命為貴州參議。

撫東北境繼蓋以藩司兼兵事云或言大夫勞
苦功高超遷宜如今時倘然得借閩中吾屬皆
安枕矣既此以練兵著稱奈何遠撫彼處爲
也不佞撕護軍竊知漳南往狀大夫單功由于
能撫俾寇自擊僞夷贖罪使相擄剽而圖之單
正必亟誅乃戰竟未能撲滅而去議者以撫不
能戰恐以戰嘗我能戰而撫其撫必堅倘如撫
計何其便縛巨魁而安反側是虎刺于檻隼射
于墉也安用老師費財乘危而驅逋逃于外域

乎今當蒲蜀之交爲將洞要路以帶脅諸蠻而利用撫有日矣命大夫往爲普撫也不使曾游瀘貴州爲南戶頗知其故大夫問焉不使聞古荒服惟羈縻之而已所謂羈縻止其勿逸耳施以止獨非福衛不可大夫出嶺南來玆皆名藩文物之區間所撫寇雖劇特福衛以待鼓刀者也彼則世承鬼方一稟約束亡幾視越寇可遂出頁或殖兎逃者不同矣且其刀耕火種椎結侏儷至陋孰不鄙夷之肯孳孳用撫故綏之則

恣睢而使彼為禍孽急之則嘯聚而以我為難
首調其緩急便宜曰撫非善羈縻之謂乎大夫
則曰不敏未知貴州百越固所知也七閩當漢
而虛嶺南朱崖亦棄矣唐後皆為名藩中原其
孰先之矧茲　聖明照臨瀚海莫不尊親貴州自
文皇疆理儼然齒于上國雖諸俗尚雜夷風業
已喁喁嚮化敬奉君子之教子而撫之何如也
安敢以秦而視越若奇馬牛不相及邪諸大夫

然之不佞謝曰鄙人[illegible]言幸大夫往矣

贈閩藩左伯合溪萬公滿秩序

蓋公自通籍二十八年于茲矣初爲嘉定令廉潔撙節平其貲算民力饒溢百廢以興當日本內訌未有郛郭禦務多方四郊無壘且帥樓船逐之于島外遂經始于垣審畫便宜長度而無更費未幾召爲比部郎留以竣事屹然金湯之固而寇適至以完其樹保障功甚大爲郎據法守正三年較若畫一嗣以憂去起復故職以光

祿丞秩滿遷蜀參議分部川南下道其上道有
兵事為漢邛笮越巂故地不避瘴毒踰大渡河
凡三閱月而安戢之其為下道立隆昌縣時已
遷浙副使而不遂其行尋轉參晉藩政督賦念
毖隷之訛為會計必當配里區如限列轉輸則
移以獻程按察粵西擿伏平亭廉裁所碻莫不
稱平尋轉右方伯將履畝均科甫試臨桂縣而
遷留改永寧州度形勝而建置之乃行入閩事
事夙夜匪懈盈縮中准出納惟允庭無私謁祭

有公美故百辟爲憲無虛歲焉矧既入　覲
宜遷尚以滿秩而請或言其繇蓋有兩端云公
爲令既著不乘之執脩持斧而陞沆郎者竟從
循資出而有軍功者多由藩臬佐貳而鎮撫閫
府矣公所至謳功當南北亭徼擁節鉞其孰先
之顧獨賢以迄于今則稍漸之勢然耳公筮仕
初分宜秉軸通速化之塗附離起者甚衆以公
之亟如稍通之何論節鎮當翺翔巖廊間矣乃
猶循然退讓爲高及塗漸塞而久任議行趣駕

以徃其將能乎大所謂固然而余竊槪公之心焉世有負公才智經術學問高論或爲之先談端等以上不難公恂恂長者不欲以此先人一本之情性而因應以成務此居業之本遜志于學者深也故凡可從事急病讓夷在所不辭未嘗旣選而亟去則積薪不爲嫌趨僞有不屑耳

且

令甲滿秩者以其夙夜在公有祿而不遑將能于王事靡盬則必無忝于所生因爵及其親而親之賢斯章矣公亶講德務以忠孝爲經

承歡祿養僅十餘年所此以光祿贈固傷親之不逮耳古有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在禮不忘君則不敢遺祖公滿三年考且贈及其祖爲親光寵孝甚誠不以三公與易矣臣子盛節孰大于是哉故惟

帝心簡在不待親見質言而嘉乃丕績遙及之矣爲茲圖報曷其有極幸際元良負扆三事股肱咸良倘南北有事潞枲大夫足稱任使若求天下長者可爲社稷臣贊　申默于密勿精

一心以承休德寧不於公列事乎且日召至而居巖廊之上矣豈尙遲遲若兩端云爾者邪諸大夫以閩中藩佐獨余濡滯如公盡後公通籍三年茲乃叅公爲行每自歎亡狀安能及焉一公尙三年淹余固憮然安之今知公若此則公信不遲遲矣乃以余言爲公贈焉

壽左司馬新都汪公序

新都汪公正月稱觴于封大夫二月稱觴于太恭人爲生辰也公生在季冬其歲有又月令者

如之而當稱艾諸子者卜辰則協吉圖乃餘慶
其壽未有艾將從諸叔請于大父母願亦稱觴
以後我世壽云諸大夫聞之曰夫公自强仕逮
然列于國卿令之經營賢勞詩謂嘉我未老者
也在禮者始壽事父母不稱老艾而壽之實惟
其慶且承錫類而孝子不匱自爲封大夫太恭
人壽也蓋必得所請公敢不拜嘉況其德茂于
古昔言垂于春秋而所爲壽者豈耆耄期頤之
云乎將其觴旅進中行不能從焉適薊使者將

都護戚君命曰搢紳先生將于司馬門壽汪公酌者之辭蓋盈庭矣繼光武人安能爲辭第念公功高方有事軍旅者久從行間敢竊有請焉公初爲義烏令江南久承平雖孳孳務民和業巳教之知方矣遷司馬郎郎有巡功視師之役餘力且修文業而翩翩于諸郎間比守襄陽卧治而巳屬討叛兵與以副使備閩中繼光自浙奉檄率義烏子弟當平其邊鄙公以所部逆軍吏子弟踊躍而平之公躬再請于浙他部所陷

郡邑以復皆義烏之旅爭應募而効于公也尋
以按察使護軍遷都御史開府蕩平山海寇逐
嶺南逋逃于交趾實再造有閩而貽千百世之
安焉公歸繼光召守匈奴往公受矣爲畫邊事
甚具已何公以薦起楚歷鄖關夏門兩鎮務隱
武事以文雅飾吏治乃召爲右司馬益修閩功
也時大閱禮成詔遣三司馬代相國行邊公
領近京諸塞凡四鎮五千里軍馭承平弛且
久公先于薊簡州吏行伍核功罪明賞罰車騎

徙步游闕閒諜芻粟器械亭障烽燧之屬罔不中機宜。制府而下咸服。邊人大悅。他鎭如之。昌平則衛　陵寢。遼東則拓境土。保定則增臺隍。各因便宜爲保障計。條上畫冊。蓋凡十有六。他鎭有差。皆善後上務也。而後士馬譁騰。疆圉寧謐。　京畿　陵寢以重。而奠萬世之休。自　開國于今。皇皇乎其獨爲烈哉。昔漢有高平任計營平方略而振旅。唐以晉國視師沛國專制而成功。繼光何知。幸免于屑蕞。實受公賜。敢不爲

公壽中行敬對曰如戚將軍言公于生靈社稷嘗食其報未艾匪直公之慶云爾也周方叔為元老伐玁狁而威蠻荊吉甫受祉于鎬以之飲御諸友召虎錫祉于淮以之對揚王休歌于二雅洋洋乎盛哉公之壯猶如元老也久矣幸際明良軼周室而陋漢唐歸晉左司馬其為祉也繁矣肆惟

世宗十五龍飛在位四十五年公于四年應運生仕將二十年壽考所作亦孔之固再召于

穆宗是事我

皇上沖齡上曆受命彌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臣工依憑日月之光孰不祝照臨于無疆三壽

作朋如岡如陵則飲御燕喜嘗俾輯熙于純嘏

中行小臣敢藉 國家寵靈爲公壽幸語將軍

行觴則歌周雅使者敬諾以行適對揚

天子萬壽之期也

壽叅知斗山樊公六十序

往不佞守汀樊公適按閩首推轂及之竊感激

心許嘗有贈言以酬國士知後邂逅長安樊公
以爲請時不佞左遷長蘆未能也今
上丙子公春秋六十矣十二月十八日則覽揆
之辰也不佞按察閩中則公寄書姻家鄭從事
申前命惟不佞許公言垂二十年所矣舊諾未
踐憮然爲愧今公且杖于鄉倘修酌者之詞附
左右爲驪甚幸惡得以不腆辭公自起家行人
以風幹擢南臺已改而北巡北邊京輔要地多
貴人不可問公持斧斤斤按漢六條振飭之吏

有望風解去者所部嚮然已又改閩部吏嘅相戒謂是故嘗按比邊者也往使者行部有司共騶從供帳甚都守令越境送迎甚勞費不訾民甚苦之公先期戒郡邑一切停罷行縣僅一單車從書吏數人而已歲省費數萬緡島夷寇瀕海諸郡汀邵亦于閩山寇兵大中丞發諸將率擁客兵錮城門自守不發一鏃公慨然曰臣奉 璽書于境外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山海寇方熾嚮而在事者恬不為省如元元何中丞公

開投袂起視師諸將始厲氣決戰傷夷就殲而不佞守江任健令徐州守剿撫并用境内亦清皆公授筴也公為政精敏發擿如神然重在官邪及豪强兼并令細民得職耳部内占僧田者悉繩而還之寺所至墨吏輒令滌對沒贓褫職而延郡二守要路肺腑親也延守以分宜故尤横然殄入謁公循不為禮竟先後解綬去故事南臺論列者即無當外臺無敢違與而閩王僉憲非櫨盧晉江伍二人故清彊吏也以請託故

兄嗾閩人脩臺疏濫及之公發憤疏奏竟得罷
海內愈益多公而閩人自是有郤矣當是時大
豎操國秉力以苞苴爲政諸道問遺跡錯于塗
而公獨簡伉不修問長安中不佞二三兄弟獨
尚之然昔黨亦陸沈郎署中至泯泯矣公輒伏
歎曰豈可以當吾世而失諸君哉乃客禮順德
守李于鱗爲吏中王元美讞獄大名游從甚驩
山人謝茂秦客燕旦夕造請定布衣交在閩宗
子相始終厚遇罷市日御檄所屬奉祠而不佞

守汴當兵衝匆遽便事輙報可比按汴毋語不佞曰世恒薄文士鮮實用乃今叅諸君治行豈其然乎公天性倜儻豪邁疏通法律而經術有餘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然竟見嗾當世以常調序遷僅以一叅知罷游內不無少望而公由由然安之無悔也漢汲長孺伉㑭守高咸謂賁育莫奪及棄居郡猶嘵嘵積薪公還天都巖居川觀逌然遐舉夙昔事不啻蟬蛻去之四丈夫子應行儒林今且旅進彝班仙仙乎天都若冰庭焉

視長孺殆猶賢矣余再入蜀目川悠遊而搢紳父老誦說流風遺愛炎炎若且莫則公之所不朽者豈獨齡算而已耶不使長公一歲而德澤才下無尺寸長見去公遠甚乃竊竊然以不興之辭爲壽其何以稱國士卿君往矣幸謝樊公不使行且挂冠武夷操杖屨從游天都矣

奉賀白川劉公擢南都大司空序

今夫金陵江漢朝宗地也嘗觀之若河洛而思禹蹟云蓋禹治江漢作貢不但河洛爲然若其

平有苗舞干羽政在岳牧爰及有夏薦世咸仰其神乃因土功而進思之則司空之求稍者而于今為烈云爾

高皇帝取朝宗而都金陵其時天塹之初也萬雉無府責在司空自為留都之後則是職豈惟艱哉多以雅望居之以備衍資而轉者耳若北海劉公脊登甫　中朝官侍　從轂以當煩劇之任乃暫解御遊昌保兵務而往留都且居司空奚以為也以乃

天子明作旦夕將纘禹服而曰咨爾司馬膚公
既奏四鎮千羽萬舞于庭惟茲漕運轉之江淮
爾往圖之行且召矣某竊
聖意所以試公者如此適薊咸都護府使命不
俟以言爲公祖行而得公四鎮封事纚纚數十
萬言皆墳撫經略便宜言兵什之八九而考工
第一二耳茲任司空且述往揆夫薊禍惜于嘉
靖公初爲戶郎轉轂以奇計用車免難嗣以井
陘副使赴援知薊形制宜車撫薊則倣秦小戎

及漢武闢而出燕其度乃始有繒垂于金鎮日以垝垣不足以禦侮必設重險厚埤而表裏爲聯睨虜出入皆可拒戰高其臺櫓而密布之以屠戍卒爲萬全策乃始有堅城于沿邊邏道自通州以舟達牛欄山距密雲之開府而軍實困于陸轉公則爲堤以障潮白二河合流抱城船放舟而試之俾漕直抵入城下軍雖隤而得十利總府爰始有漕運之便矣茲三者工之鉅博者也若夫器械之末皆盡中國長技豈但以簡

將籌兵而與旗裴之勝乎哉晉任計者用五以
富國而餘自用以致鉅萬然不得盡試故必見
其所長耳公自筮仕至爲制府二十餘年凡十
餘任以兵事閩瀕內而他所長未盡試
聖明簡在俾盡之于國計今用是申命而豈久
稽于留都乎哉公往留都適　宮廟垣宇當興
大工衆百年廢墜又上言開膠萊河可濟漕之
所不及以我政府召公而廷議河事俾公往試
因慮始協濟之艱始罷工以圖再舉焉

上竟是其言以不爲罔功復召還戎政府某嗣以覲至敬修明宗之職尚使中要前言而因問以河事都護竟謂是工告成則庶幾大禹之蹟哉然則不佞所竊覬

聖意者亦得其萬分之一乎故遲遲而言以奉

執事財擇者耳工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一　終